

中国跨世纪
全新小说精品库

新体验小说

预约死亡



作家出版社

预约死亡

新体验小说

I247.7
1066

I247.7
1066

S13W63/07

④Y
W3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预约死亡/傅用霖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5
ISBN 7-5063-0914-9

I. 预… I. 傅…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159 号

预约死亡

主编: 傅用霖

责任编辑: 高 新

装帧设计: 阿 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唐山市胶印厂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26 千

印张: 14.5

版次: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63-0914-9/I·905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陈建功

为这本以“新体验”为旗号的小说作序，实在是一件很担风险的事。其实，早在“新体验”小说尝试之初，“风险”就已经被参与者们预感到了。因为，现今的文场，太多被困在厩里的“黑马”或“黑驹”，人人巴望着逮个机会就冲出来炮一蹶子。“新体验”小说，无论它的本意如何，实质怎样，也不管它写的是什么，只要它“揭竿而起”，势必被划入旗帜林立的滚滚红尘之中，被归为“污泥浊物”之列，被“炮一蹶子”又岂能得免？

正因为对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风险”颇为担心，我是从来就主张小说家们对旗帜口号之类“少说为佳”的，即便在《北京文学》因推出“新体验”小说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他们来约写一点探讨性的文字的时候，我还是战战兢兢地选择了一个“少说为佳”的话题。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古人教导过一遍，毛主席又教导过一遍。因此以为既做小说，以“小说”为“说”可也，大言炎炎，少说为佳。之所以说那番话，就是因为仿佛已经听见了“黑马”和“黑驹”们在厩里刨蹄儿的声音。

请不要误以为我反对一切“黑马”或“黑驹”。大约十五年前吧，如果也“大言不惭”一回的话，我也可以说是当过一阵子“黑

驹”的。现在十五年前的“黑驹”已成“杂色”，可还不至于狭隘到反对别人当“黑马”或“黑驹”的地步。

问题是，您得好好跑一圈，您得亮出您光可鉴人的皮毛、轻盈矫健的跑姿。您别光想着炮轰子。

退一步说，炮轰子也可以，您得炮得准。对天上飞的，您得凌空蹈虚，对地上跑的，您得“蹄”踏实地。您要是只会“反媚俗”，就未必能让人服气。譬如对“新体验”，一言蔽之以“媚俗”，这一“蹄”是否炮得准？换一种说法儿：您可以说它这不行那不行，可您若说它之出现就是为了“媚俗”，参与其事者总觉得您上的这“纲”是生拉硬扯，反倒对您有媚俗之虞。

我毫不怀疑，文场上那些最早真诚地倡导反“媚俗”的朋友们，正为“反媚俗”的泛滥而苦恼。

“反媚俗”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媚俗的字眼？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体验”小说，也有幸成为了“反媚俗”的对象。

“新体验”小说之提出，是一九九三年岁末的事。新年将至，《北京文学》希望有一个新的面貌，于是便有了北京一批小说家们以研究文学现象为话题的一次聚会。在商品大潮波涛汹涌的时候，还有人能坐在一起，谈谈文学的话题，谈谈小说的走向，虽不敢自诩“媚雅”，却也不应说是“媚俗”吧。就在这次会议上，北京的作家们的一个共同的感慨是，在悄然无觉中，我们怎么好像成为了试管里的一团蚯蚓？我们只能互相吮吮着对方身上的养分，吮吮着别人书中的养分，顶多了，我们还吮吮着翻译家们咀嚼过的外国文学的养分……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苍白。文学呢，文学也因为情感的苍白而苍白。这种对文学的反省和对自我的反省，或许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决心“媚俗”的开始？我们相约去写

一种带有个人亲历色彩和传递个人鲜活体验的小说。这种小说，决没有丝毫的排它性，相反，它和“各式各样的小说”并行不悖，它欢呼并且接受近年来文学同行们对“人”探讨的成果，也欢呼并且接受同行们对文体探讨的成果。当然，与此同时，它也高声倡导着亲历性、新体验来和过去的自我相对抗，希冀端出更鲜活的情感，写出更独特的文字来。正是在这样相互的启发下，北京作家们进行着并且正在继续进行着“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实践：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医院”和濒死者共处，到街头的民工中探访，到儿时生活过的山乡寻旧……和这种亲历的实践同等重要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收集在本书中的作品，就是“新体验”小说创作一年来的实绩。

“新体验”小说的创作，还在探索中，不成熟不成功不伦不类乃至失败之作都在所难免。只是，它们决不“媚俗”。

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那么，“新体验”小说具有哪些艺术上的特征？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见仁见智的话题。我在《少说为佳》一文中谈过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当初是和北京小说界的朋友们交流过的，至今觉得它们仍可代表我的意见：

“在我看来，所谓‘新体验小说’，首先是叙事者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把亲历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亲历性将是这类作品的魅力所在。因此和新体验小说共同进行的，是叙事者走出‘沙龙’的‘亲历’，当然，到了小说里，这‘亲历’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动作线索。也就是说，叙事者将和被描述者一起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叙事者的亲历线索、动作线索将是小说的重要线索之一。其次，每一位体验者将会发现，他们的亲历更多的将不是有因有果的故事，而是生活氛围的展开，其它人生场面的插入，主观感受

的变化……因此，‘新体验小说’的前景将是亲历中的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结合，有因有果有因无果无因有果无因无果百态层出不穷妙趣横生的故事和非故事。最后我所想到的是，因为叙事者的亲历，将使‘新体验小说’吸取了很多新闻的特点，所以它将有较强的可读性；又因为叙事者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它将保留小说的叙事方式以发挥小说家自由想象的能力，将使小说继承乃至扩大新时期小说叙事方式变革的成果，未许不是‘纯文学’小说继续发展的一种新的尝试。”

其实，这概括应该由评论家出来做才对。

“新体验”的小说家们，写就是。

1995. 5. 7

目 录

陈建功·序	1
毕淑敏·预约死亡	2
刘庆邦·家道	72
袁一强·“祥子”的后人	131
王梓夫·审判	175
李功达·枯坐街头	215
徐小斌·缅甸玉	241
王愈奇·房主	287
许谋清·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	334
刘 恒·九月感应	386
关仁山·落魂天	418

毕淑敏

女,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半岁时随父母东调入京,后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藏北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任某工厂卫生所所长、主治医师。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作品多次获奖,现为一级作家。

预约死亡

毕淑敏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来。

姓名 毕淑敏 年龄 70 性别 女 籍贯
山东

诊断 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像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选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了一个洞。”

我说：“70 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 70 是一个界限。70 以前算短寿，70 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这样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绝顶可怕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趴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二十年的丈夫之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像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打量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杳晃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像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揭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 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按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 XXX 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响。可惜咱无缘见识到。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像，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从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

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就只有这两种死法。其实大多数的人死得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之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像四只巨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常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字形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片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娇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如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她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

“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疗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地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功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他们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地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了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过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一千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13.7天。”

“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上了她的发丝。

“我们到病房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的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的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大不一样。

阴阳界。

生命像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像受了热的塑料渐渐伸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时，终有一天，那钩子像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

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

的。

我在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撼。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是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

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了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也像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尽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一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记着自己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而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像一个剥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了。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地红了。